

# 讀序跋之樂——以《亞洲腹地旅行記》為例

金 濤

(中國科普作家協會)

新書到手，先看序或跋，甚至挑選一本書時，瀏覽一下序或跋，這恐怕是許多愛書人的習慣。

據《現代漢語辭典》，序文又稱叙文：「一般寫在著作正文之前的文章。有作者自己寫的，多說明寫書宗旨和經過。也有別人寫的，多介紹或評論本書內容。」至於跋，「一般寫在書籍、文章、金石拓片後面的短文，內容大多屬於評介、鑑定、考釋之類。」如今也有通俗地將序或跋寫成「前言」、「後記」，意思也差不太多。

對於翻譯作品，我尤其看重它的序或跋，這對於瞭解原作者的創作意圖、寫作的時代背景、出版後的社會反響，以及與這本書相關的種種，包括譯者依據的版本、對作者的評價等，都是令人感興趣的。這些題外之話，光看書是不得而知的。

這裡，且以斯文赫定的《亞洲腹地旅行記》為例。

19 世紀末、20 世紀初，瑞典著名探險家斯文赫定多次對新疆塔克拉瑪干沙漠及西藏等地進行探險，是亞洲探險史上的重大事件。他的著作不僅文筆優美、引人入勝，而且書中的許多攝影作品、地圖和素描，都是出自這位探險家的手筆。1924 年《亞洲腹地旅行記》脫稿後很快風靡世界，以多種文字出版。中譯本是 1932 年出版的。

《亞洲腹地旅行記》最早的中譯本有兩篇序文，值得一讀。一是作者本人的原序，1927 年 6 月 4 日在內蒙古呼皆爾圖河畔寫的。斯文赫定在序文中提到，這本書是在 1924 年的夏天和秋天，他平生第一次環球旅行歸來後寫的，「我在美國講演過，在這期間我很想把我的生平緊縮地寫成一本書。所以這本書最初是為著美國讀者寫的。」他寫這篇序時，正是率領一支考察隊再次對亞洲探險的途中。

另一篇序文，是徐炳昶於民國十二年（1923）11 月 8 日在北平寫的。徐炳昶（1888-1976），字旭生，河南唐河人，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著名學者。1927 年由我國和歐洲學術界專家組成的西北科學考察團，再次深入新疆、甘肅等地考察，徐炳昶任中方團長，而斯文赫定為外方團長。徐炳昶在序文中，對斯文赫定一生不屈不撓的探險精神贊佩不已，特別是他就《亞洲腹地旅行記》對青少年的深遠影響發表了頗有見地的看法。

「中學時期是人生第一個頂重要的時期。此時期中兒童對於課外讀物的興趣特別發達，或者可以說在一生中為最發達的時期。並且這個時期讀物良否對於他們的一生影響異常重大。偶然遇見的一種讀物影響到他們一生的命運，並不是一件不常見的事情。」徐炳昶接著指出，中國專為兒童寫的讀物寥寥無幾，而我國的一些遊記作品「暗昧枯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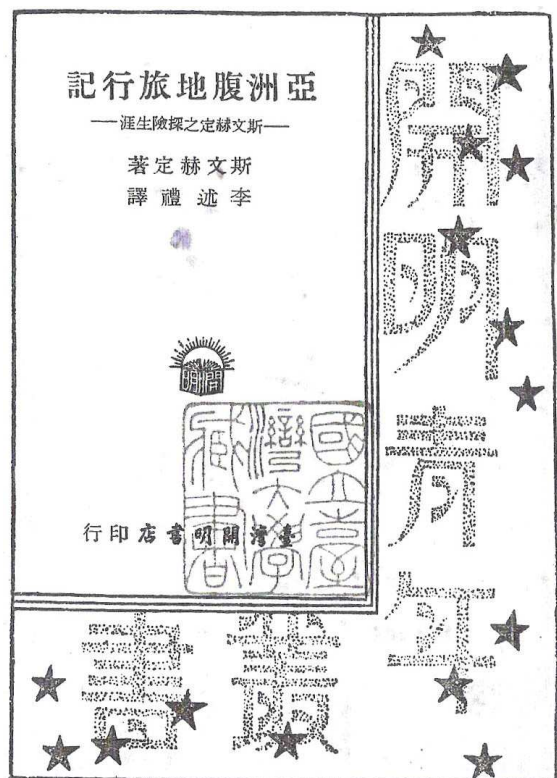
---

金濤，前科普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著名科普作家、科幻作家，百度百科有傳。電郵：

jintaol940111@163.com。

缺乏風趣」，原因是「他們（指旅行家）因為生活的需要、信仰的鼓舞，也可以艱苦卓絕地走到很遠的地方，可是對於旅行的自身並不感覺到什麼特別的愉快。險遠的旅行必有許多的辛苦，這是我們不能不承認的，但是遠地遙天、匹馬長征，看到無限斗室中所絕不能想像到的景物，這是什麼樣的痛快的事體！就是艱辛苦悶的自身，如果有功夫來咀嚼它，也有一種莫可明言的情趣。換句話說，旅行中苦樂變幻、無可方物，如果我們遇見日暖、風和、天淡，遠山靜穆的時候，固然可以無拘無束、心安意得地饜飮自然界的壯美，即使我們遇見苦風淒雨、冰天雪海的境域，而我們用我們自己的精神、自己的筋力，同它抗爭、同它奮鬥，就是在那苦力撐拒、你死我活的片刻，也可以感覺到自然界的偉大。」他繼而說：「把這一種苦樂劇變的情感，體貼出來、描寫出來，用筆墨的媒介，灌輸於青年的血液裡面，可以振起他們旅行的興趣、可以鼓舞他們探險的精神，這真是旅行家所應擔負的責任、所應完成的使命。」徐炳昶對科學探險精神和科學探險記的一番言論，極具真知灼見。斯文赫定的《亞洲腹地旅行記》自介紹到中國以來，影響了幾代人，至今仍有不同版本問世，足可證明優秀的科學探險記具有不朽的生命力。

值得特別一提的是本書譯者李述禮。在「譯後記」中可以得知，譯者當時還在讀大學，是學哲學的，「是 1930 年的春天，我那時譯完了赫定先生的《長征記》，正開始翻譯他的《靄佛勒斯峰》，因有幾段波斯文和拉丁文要請赫定先生代為注釋，便到六國飯店找他。傾談之下，他送我一本出版不久的《探險生涯》，說他很希望見到中譯本。」，因為有這般文字因緣，「等我將《探險生涯》細讀一遍之後，始了然著者一生事迹，及其整個的追求『未知』的精神，這是譯者最初與此書發生關係的經過。」



《亞洲腹地旅行記》為「開明青年叢書」之一冊，圖為其書名頁。取自民國 49 年 7 月台一版。

李述禮在 1932 年 10 月 7 日寫的「譯後記」中又提到，「去年秋天，《長征記》在平付印，劉半農先生囑譯者代為校對，因譯稿存在徐旭生先生處，故當時與徐先生過從頗密。」又說：「我們的談話多半在赫定先生一生的科學成績和西北考察的經過方面，因而引起我對《探險生涯》的種種回憶。待我向徐先生談及此事時，先生竟鼓勵我著手翻譯，說此書簡直是一部科學的《西遊記》，是一部最好的少年讀物。」正是在徐炳昶的鼓勵下，李述禮依據德文本將這本名著譯為中文，正如徐炳昶所言：「這本書有法顯、玄奘、丘處機諸人的翔實而不像他們的枯淡，有《魯賓遜飄流記》的情趣而不像其書的架空，真全世界青年學生的良好讀物。」

儘管我在很久以前讀過《亞洲腹地旅行記》，但我一直不知道本書譯者李述禮先生的情況。最近在網上搜索，居然從廣東等地方網站得知：李述禮（1904~1981）是廣東化州長岐鎮犀灣村人，1921 年考取北京正志中學，同年考入北京大學預科。他在學生時代就是一位活躍的革命家，1926 年就加入中國共產黨，曾被派赴武漢，擔任粵漢鐵路徐家棚工會秘書；後被派往鄂西，先後擔任當陽、遠安、石首、松滋縣的中共縣委書記，組織領導過農民暴動。起義失敗後，於 1928 年回到北京大學復學，從此與黨組織失去聯繫。1929 年秋畢業後，參與「左聯」在北京組織的《世界論壇》刊物活動。由於翻譯成績突出，取得就讀德國柏林大學的獎學金，1936 年 9 月他抵柏林大學。民國二十六年（1937）七七事變後，李述禮放棄學業，參加德國和全歐抗日聯合會的組織工作，並擔任《聯合抗日報》編輯。1938 年離開柏林回到重慶，參加中蘇文化協會工作，在郭沫若、侯外廬主編的中蘇文化雜誌社任編輯。1950 年任西北大學教授，後任民族系、教研室主任。民主促進會中央委員。1984 年病逝。譯著有《資本論》、《猶太史》、《戰鬥的唯物論》及瑞典地理學家斯文赫定著的《亞洲腹地旅行記》、《偉大的旅程》、《長征記》、《埃佛勒斯》（即珠穆朗瑪峰）等。最後的譯著是《馬克思夫人燕妮傳》。

我無從考證這份資料的準確性，但我相信這些內容大體是真實的，絕對不是張冠李戴，而且我也認為，李述禮先生對傳播科學探險精神、翻譯優秀的科學探險記的開拓性工作和巨大貢獻，至今未能引起科普界的重視。

收件日期：2010 年 4 月 10 日

定稿日期：2010 年 4 月 14 日